

詩

古

微

詩古微上編之五

邵陽魏源撰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上

或曰小雅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刺幽王而節篇云國既
卒斬何用不監正月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篇
之周宗既滅皆非先事憂危之詞且謂爾遷于王都明爲
東遷以後而節南山作刺之家父與所刺之尹氏皆見于
春秋平桓之世故韋昭以爲平王時詩孔疏亦謂作在平
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信乎曰說經者必明全經之例而後
可以定一篇亦必綜當時之全勢而後可以論一事小雅

自鼓鐘以前皆西都之雅也。自楚茨四篇以下而後爲東都之雅焉。彼都人士以下而後爲東遷之雅焉。況十月之交雨無正四詩。孔疏謂韓詩篇第同毛。必無倒亂。如第望文爲義。疑其詞類東遷。則請一一疏通證明之。以徵毛與三家之合。節南山首箋云。天下諸侯自相侵伐。其國已盡滅絕。汝何用爲職。不監察之。疏引雨無正。斬伐四國。及汚水之箋以釋之。則指四方之侯國。非指王國也。況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其時殷未亡也。故穀梁傳曰。國有旣滅。家有旣亡。君有旣喪。于幽王時何疑乎。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明指西都豐鎬之終南。若洛都安有巖巖之南山乎。董仲

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詩人疾而刺之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荀

子說苑韓詩外傳載孔子聽魯父子訟事皆再引此詩而

說文引天方薦嗟嗟木字釋為殘歲之田皆可證魯詩訟

田之說不平謂何刺師尹斷不平政以賄成也此詩專刺政之不平

故又曰昊天不平曰式夷式已又曰君子如夷秉釣之人

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淮南子高誘注又謂

暴公蘇公有爭田之訟亦幽王卿士事若驪山傾覆之後

尙暇刺虞芮爭田之訟乎以此斷之節南山之為幽王詩

必矣正月之詩斥呼褒姒不似臣下之詞且不上匡王闕

中憂師旅下陳民瘼而惟縶身家之況瘁詎刺王室之體
裁泣匪微子悲近婦人疑刺幽王申后之廢因代爲申后
之詞故首末皆言念我獨兮憂心京殷猶白華篇之子之
遠俾我獨兮也次章父母生我胡俾我瘵猶莊姜詩父兮
母兮畜我不卒也三四五章言己無辜之身廢黜絕祿并
媵臣僕從斥逐無栖中林倏爲薪蒸猶貴后之忽賤也卑
卑俄成岡陵猶賤嬖之驟貴也不懲糜張之訛言覆來貢
諛之占夢國有人乎良可唏矣六七章言被譖之後俯仰
皆尤容身無地維彼好莠之口實同虺蜴之情方其入宮
之初屈體求我惟恐不當我意豈圖寵偏之後不德反仇

曾不念我前日之力耶。八章至十一章顯斥褒姒明爲故

后斥僭嬖之詞。燎之方揚。喻禍水之滅火。壓張箕服卜宗

周之必亡。

幽王三年山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史伯語鄭桓公引壓張之謠決周之弊不及三

稔是周之必亡而亡周之必爲褒姒人人知之何待東遷之後耶

然夫婦誼同輔車太子

國之陪貳今逐妻放子危誰持顛誰扶魚在于沼亦靡克

樂雖見棄歸申而憂心慘慘何日忘國之怙危矣末二章

則宴爾新昏不思舊好彼之屋穀酒肴何其樂此之惇獨

瘼痒何其痒明皆燕雀處堂之日膏粱醉夢之情若乃驪

烽舉故宮黍明眸皓齒汚游魂貴戚權寮歸焦土尙何昏

姻之洽比尙何富人之獨胥以此決之正月之爲幽王詩

必矣。至雨無正。次章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日式臧。覆出爲惡。則壹似亡國之後者。謂爾遷于王都。則壹似東遷之詞者。庸詎知西周末亡之前。鎬京已先失。幽王已東徙乎。考傳箋宗周皆指鎬京。正月宗周毛傳雨無正宗周鄭箋而驪山在鎬東將二百里。苟其時鎬京未失。幽王何故烽于驪下。何故敗于戲上。具詳小明爲辟偏漸徙而東故都先爲戎雅答問有春秋破都邑殺民人曰滅。詩正作于其時。羈棲下邑。眾叛親離。不監前車。再敗塗地。後此幽王諸雅。其皆東西周之交乎。至謂尹氏卽春秋隱三年卒之尹氏。家父卽桓八

年來聘十五年求車之家父則上距幽王之沒已七十五歲春秋鄭有兩子孔晉有二士句衛宋俱有公孫朝鄭衛俱有公孫揮烏知家父非同字之人且景王時尹氏立王子朝故春秋譏世卿擅權豈亦爲一人乎以此決之兩無正之爲西都詩又必矣知予主毛序刺幽者非苟同則其力辯毛序非刺幽者非苟異矣曰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皆刺幽王漢書翼奉竊學齊詩間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而不言值何王之世孔疏謂韓詩篇第亦與毛同則惟鄭箋以四詩皆刺厲王梁虞劓唐僧一行傳仁均皆以長厯推得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

月辛卯朔辰時入食限而國語岐山崩三川竭之在三年則因日食追數之此時番爲司徒與鄭桓公友爲司徒在八年者亦無不合鄭說種種不符或據漢書褒閭之文謂魯詩以閭妻爲厲王妃實鄭箋所本然魯詩之可考孰有如太史公劉向班固之書者而史記周本紀惟詳幽王褒姒之事于厲王閭妻無述焉列女傳嬖孽類于末喜妲己後卽次以褒姒亦無厲之閭妻向撰此傳以規成帝其于是門特所用意豈有三代之典失之目睫之前漢書古今人表亦有褒無閭其餘皇父七子旁及虢石申侯同列幽王下品之次則魯詩刺幽明如星日與厲王風馬牛不相

及矣。諸家所據者。徒以漢書左雄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閭用權。七子黨進。谷永疏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妾驕扇。日以不減。宜抑褒閭之亂。息白華之怨。班婕妤好長門賦曰。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閭之爲郵。謂其褒閭對言耳。不知閭剌皆豔之段。借正猶褒姒褒嬖之云。申伯爲宣之元舅。可證厲后姜姓之女。且閭果厲后。則循序當日閭褒。何故咸稱褒閭乎。谷永疏以閭妾卽斥褒姒。其諸疏或連舉幽厲。猶述太平。必曰成康。豈一詩能屬二王。七子能作亂兩朝乎。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爲彘。刺羣臣之不從王。不思太子靖在召公之宮。國人圍而欲殺。是宣王

尙不能從于疏而羣臣能從之乎川竭山崩壓張箕服爲
幽王時事具見書傳而厲王時山川之變女戎之禍曾有
影響可尋乎且鄭答趙商惟言注禮時用韓詩不云用魯
如此詩刺厲有本何不明言而但據番爲司徒之孤證孔
疏謂鄭說本于中樞摘雜貳箋引中侯曰昌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刻者配姬
以放賢山崩水潰用小人冢伯罔主地載震言自文至厲十世也刻猶閭閻古今字以緯候之書非
所取信故不明言豈非三家詩所咸無乎循考魯詩刺厲
之誣起于師古之注漢書用鄭箋以誣谷永苟非正義稍
持其平則後人幾以鄭箋之異毛義者卽指爲魯韓而家
法潰然矣知予力證三家刺幽者非苟同于毛則其他篇

力證三家非刺幽者非苟異于毛矣

釋文云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

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初毛公移其篇第云云案此云前儒申毛者謂王肅之徒申毛難鄭也而日知錄引此作前儒申公毛公實爲大誤無論唐代止存韓毛之詩齊魯亦無申韓之稱且釋文對辨毛鄭童子知其異同通儒有此笑柄良可愕焉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中

魏源問于毛詩主人曰小叙世次美刺之可疑未有如小雅楚茨以下之甚者也正雅成王之後直接宣王其中全盛如康昭穆六七世竟無一詩豈朝會燕饗巡狩征伐諸事皆至成王詔然而止至厲宣又猝然而興乎其未喻一事也大雅正十八變十三小雅正十六變五十八何大雅正多變少而小雅正者不及四之一其未喻二也儀禮僅存士大夫然天子祭禮亡而樂章猶存于周頌諸侯祭禮亡何樂章并佚于二雅乎詩序出于太師其未喻三也宣王既爲變雅子不先父厲王遂無刺詩平桓以下又雅降爲

風于是節南山以下四十四詩集矢于幽王然西周列國之正風旣不幸亡于兵燹何以小雅康昭諸世又不約而同亡且詩亡然後春秋作故王風終于平王之四十九年爲春秋所託始何以變雅竟無平王又與春秋不相續詩序出自國史其未喻四也詩之陳古以刺者庭燎鷄鳴則託詞嫁喻文王曰咨則借景鑒形病藥昭然聞者足戒幽王沉湎冒色賢奸貿濫伏戎奪嫡禍患厝薪詩人欲匡亂亡斷難譚笑以道正月十月小[夏]召[夏]節彼瞻仰諸篇陳規具存何此忽皆嘏祝報賽之文朝會燕饗之什何異奏鼓以饗爰居諷孝經以解盜賊歌卿雲八伯于辛癸奏郊

祀安世于桓靈賦者既有病不呻聞者益端冕思臥視二
雅刺幽諸什何其氷炭不倫其未喻五也魯韓以關雎鹿
鳴兼刺時論者尙不以爲本義然使施之幽王則房中可
諷宮闈之失鹿鳴足動體下之情于彼則疑之于此反信
之有黨枯朽之情無疴瘵家國之慮誦詩不求達政言
志艱于射覆置錯周孔毋非毛鄭其未喻六也朱子不得
鄭衛國風之說一舉而歸之淫奔毛序不得小雅之說一
舉而歸之刺幽諸儒于鄭風之淫奔則諍之于小雅刺幽
則阿之左右佩劍得失齊楚其未喻七也善乎安溪李氏
之言曰大雅世次最明小雅鹿鳴至鼓鐘序亦未紊獨至

楚茨以下復起。初似文武成康詩。青蠅以下似厲王詩。黍苗明爲宣王詩。白華明爲幽王詩。復依世次重叙一周先儒謂楚茨四詩爲豳雅。竊謂瞻洛都人士以下皆東都之詩。而附豳雅。猶東山破斧亦周公居東都之詩。而附豳風也。鹿鳴以下西都之雅。有正有變。瞻洛都人士以下東都之雅。亦有正有變。是說一破拘牽之例。然人猶未敢決信者。一則豳雅之說未明。二則美刺之詩無證。三則所論世次未審也。如因角弓菀柳都人士采芣四詩在采芣之前遂并以爲刺宣王之類皆未確請列十四證以著其說。天子祭祀之詩。非列于頌。卽列于大雅。小雅從無王祭之詩。楚茨信南山二篇。廣陳祀事。明爲王畿

公卿祭祀樂章而通用于侯國可補儀禮之未備若小雅亦陳王祭則與大雅體例相同亂全經之疆界且諸侯祭祀竟無樂章乎證一也大田甫田二詩皆兩言田祖兩言田畯鄭箋明引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安得謂非幽雅證二也至以下諸詩知爲東都雅而非刺幽者則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以韎韐有奭夷爲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詩爲瞻洛鄭箋之所本說詳小雅荅問證三也孔叢載孔子曰于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則亦諸侯初朝見之詩故與瞻洛相次證四也孔叢出魏晉時魯韓詩尙存猶小爾雅之有本左傳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惠子曰古之爲

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詩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則是古者天子饗諸侯而訓之詩。故桑扈黃鳥，則大行人春朝諸侯之事。角觥旨酒，則饗賓獻依命數之文。不戢不難，彼交匪敖，則饗以訓其儉之義。故與裳華相次，證五也。國語：秦穆公享公子重耳，賦采芣重耳賦。黍苗韋昭注：采芣，王錫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漢明帝賜東平王蒼詔曰：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芣，以增歎息。孔叢子：孔子曰：于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是魯韓皆以爲盛世朝會樂章。況黍苗召伯營謝，明爲宣王之事。

襄十九年范宣子賦黍苗杜注與韋昭同

證六也。白帖御宴類周文

有在鎬之樂又唐順宗本紀有魚藻宮皆用韓義必匪刺
幽證七也韓詩以鼓鐘爲昭王詩則知必不廁幽王詩中
而列于東都之雅矣以賓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則不以
爲刺幽與抑詩同矣證八也類弁序謂暴戾無親角弓序
謂不親九族骨肉相怨其篇次當相比劉向封事曰幽厲
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其下厯引角弓小夏十月之交
正月四詩而繼以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知四篇中有厲
王詩而小夏十月之交正月皆刺幽王則刺厲非角弓而
何且菀柳刺幽王何三章連斥宣王之諱其爲刺厲王無
疑矣厲之暴虐人無敢正言者板蕩諸詩皆託諸上惟以

角弓菟柳與青蠅賓筵互易則篇次皆得證九也彼都人
士明爲東遷後詩而宣王召伯之黍苗幽王申后之白華
反廁其後觀秦穆賦采菽重耳賦黍苗可見皆非刺幽不
當如今詩之叙證十也後漢儒林傳劉昆傳每春秋饗射
備列典儀以素木楸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章懷
注引詩曰幡幡楸葉采之烹之有菟斯首魚之燔之謂以
楸葉爲俎豆實射則歌菟首之詩以爲節則此詩蓋古人
饗射之樂章劉昆平帝時人受施氏易本今文家故本魯韓古義而章懷注兼引毛序則自亂其例詳見答
問鄭箋云君子指庶人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
以洽朋友習禮講道藝與劉昆傳全同則亦闡用韓義故

左傳鄭伯享趙孟賦鵲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杜注謂古人不以微物廢禮證十一也采綠序但云刺怨

曠也與後漢劉瑜傳同瑜傳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

六日不詹怨曠則歌仲尼所錄而續序乃以幽王之世傳益之他如縣鰲

微臣刺亂也茗之華大夫閔時也皆序無明文而續序傳

會之明徵豈非末八篇刺平王之詩毛亦未嘗概指爲刺

幽乎證十二也漸漸之石序言幽王時戎狄叛之荆舒不

至夫詩言東征而荆舒乃周之南土箋疏曲爲傳會背經

立異不可勝鋤如箋以不逞朝矣爲朝王類證十三也朱氏公遷謂自

苑柳至何草不黃皆風體雅降爲風亦有其漸案此數篇

在都人士後皆平王詩故與王風無異試觀正月十月之交小夏雨無正刺幽之篇是何等制作乃至末而忽盡成風體豈非雅亡于平之四十九年而後春秋作此則其未亡之時已爲將亡之漸歟東遷之變雅固難強傳于西京歟證十四也毛詩刺幽之失旣明而後聖人正樂得所之功可著請爲之著其說曰楚茨信南山二詩諸侯祭宗廟之樂章也甫田大田二詩諸侯幽祭之樂章也瞻洛裳華桑扈鴛鴦采菽魚藻諸侯朝覲于東都之樂章也蓼葉諸侯造士庶人習禮之樂章也西都之雅多天子燕享朝祭征伐之事東都之雅多諸侯祭祀朝覲燕飲美刺之事其

次于豳雅後也。猶東都王風之次于豳風後也。別詳國風次第篇

非但節彼南山彼都人士瞻彼洛矣明爲東西都之分卽

如駕言徂東明爲西人之詞。潦沮之從明獵西都之地豈

非詞雖涉東而詩則作于西人乎。申伯之國在南陽宛洛

之間在鎬之隄乃東諸侯望幸之什豈非白華魚藻詞雖

涉西而詩則作于東人乎。大東之詩東國困役而譚大夫作乃譚子入爲王朝大夫者故

以東人西人一對較明是王朝大夫目擊朝貴驕侈所作故爲西都之雅而列于前也若如箋謂譚國在東其大

夫尤苦征役云云則非王蓋詩必感而後發康昭穆之時朝之雅矣曷不列于風乎

承平無事非朝會不至東都而瞻洛魚藻之望幸淮水鼓

鐘之憂時皆以東人罕見王轍而作故無西都之雅厲王

監謗道路以目。召穆凡伯。僅託諷于同僚。其餘安敢進諫。故亦無西都之小雅。惟宣王中興。幽王大壞。東西所同美。同刺。故小雅二王獨多焉。毛乃概指爲西都之詩。混其疆界之舊。強其時世之次。猶出車采芣杜三篇之誤。以爲正雅。試如三家之在宣王詩中。則必以爲變雅矣。苟更濫廁于瞻洛等篇。則必概以爲刺幽矣。以今考之。小雅前什于成王之後。直接宣王。其中隔絕數世。今瞻洛裳華桑扈鴛鴦振葉五篇。皆成周盛事。當爲成康昭穆東都朝會政教之詩。而鼓鐘次之。頍弁等篇。在衛武賓筵之前。可知爲厲王詩。魚藻采芣次其後。而朝會復盛。可知爲宣王詩。繼

以角弓菀柳而怨刺又起則小序之刺幽王者可從

角弓菀柳

宜與車牽青蠅賓筵互易此姑據毛次

次以都人士而王室東遷則以後之

刺平王者可推惟宣王黍苗幽王白華不獨當在都人士

之前并當在角弓之前采芣之後

說已見前

如是則詞義與徵

驗俱確時世與篇次秩然矣或曰東都之雅何以必次于

幽雅之後曰幽雅者諸侯祭祀報賽之樂章異于天子之

豳頌民庶之豳風既不可列于大雅復不可冠于正小雅

亦不可殿變雅之末則以界屬于西東二雅之間而凡諸

侯朝會之詩相從類附焉宜矣幽者周室侯服所肇造東

都者周公制禮樂時所營若曰後之爲公侯者宜上法幽

公中法周公爾若曰以制作之功歸之周公而後王不敢尸云爾

毛詩楚茨以下篇次

今考定三家詩篇次

楚茨

刺幽王

楚茨

公侯祭祀之雅

信南山

刺幽王

信南山

公侯祭祀之雅

甫田

刺幽王

甫田

公侯幽雅

大田

刺幽王

大田

公侯幽雅

瞻彼洛矣

刺幽王

瞻彼洛矣

康昭穆

裳裳者華

刺幽王

裳裳者華

康昭穆

桑扈

刺幽王

桑扈

康昭穆

鴛鴦

刺幽王

鴛鴦

康昭穆

瓠葉

康昭穆

頰弁

刺幽王

鼓鐘

昭王

車牽

刺幽王

頰弁

厲王

青蠅

刺幽王

角弓

厲王

賓之初筵

刺幽王

菀柳

厲王

魚藻

刺幽王

魚藻

宣王

采芣

刺幽王

采芣

宣王

角弓

刺幽王

黍苗

宣王

菀柳

刺幽王

白華

幽王

彼都人士 刺幽王 車臺 幽王

青蠅 幽王

采綠 刺幽王 賓之初筵 幽王

黍苗 刺幽王 彼都人士 平王

隰桑 刺幽王 采綠 平王

白華 刺幽王 隰桑 平王

縣蠻 刺幽王 縣蠻 平王

鄒瑱 刺幽王

漸漸之石 刺幽王 漸漸之石 平王

茗華之 刺幽王 茗之華 平王

何草不黃
刺幽王
何草不黃
平王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下

或曰以變小雅之言農事者爲幽雅。斯說昉自宋儒。于三家亦有本乎。又以甫田大田二詩爲幽雅。而楚茨信南山則但爲諸侯祭祀之樂章。復與東都詩附幽雅之例。不盡合。抑有說乎。曰幽雅幽頌之說。三家詩不傳。然豈獨三家無之。卽毛詩亦豈有之乎。卽鄭箋以七月前二章爲幽風。中四章爲幽雅。末二章爲幽頌之說。亦豈有所本乎。以爲出毛詩。則毛序毛傳無之。以爲出韓詩。則鄭注禮時皆用韓說。而周禮籥章注云。幽詩謂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是首章卒章皆爲幽風也。幽雅者亦七月有于耜舉趾

饁彼南畝之事則首章又爲幽雅也。幽頌者亦七月有穫
稻釀酒躋彼公堂之事則第六章又可爲幽頌也。果出韓
詩豈一家而二說乎。蓋三百篇中本無幽雅幽頌之名。故
齊魯韓毛皆所不譚。及禮家欲譚之。不知于雅中求雅頌
中求頌。而但統求于風詩之中。是以展轉臆度。終無定說。
試問熏鼠瑾戶烹葵剝棗于雅體何與。于簫章祈田祖樂
田畯之義何與。朋酒羔羊躋彼公堂。毛傳以公堂爲學校。
鄭則以爲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與蜡祭飲幽頌之義
何與。且周禮鄭注與幽風鄭箋自相矛盾。割裂強鑿。不但
一詩而分屬。且一家而無定說。後人將何適從矣。經師之

說有本則從經師經師之說無本而經有明文則以經注經尤易簡而尊重今周官經文與雅頌之經文具在也周禮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謂田祖卽神農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正義謂神農卽伊耆氏明堂位土鼓韋籥伊耆氏之樂也是則祈年所以祭神農祭蜡亦創自神農故皆用神農氏之籥古者風雅頌皆可吹以籥故周禮籥章言逆寒暑則吹豳詩祈年則吹豳雅祭蜡則吹豳頌夫曰豳雅則必于雅中求之曰祈田祖樂田畯則必于雅中言田祖田畯者求之今甫田大田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則符周官祈年之義又皆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且全同
豳風七月之文此而非豳雅將以何者爲豳雅乎七月民
風止陳忠敬事上之俗而君上子惠逮下之事無聞不有
甫田大田曷由見在上之農政君民之交愛乎況前此鼓
鐘之爲昭王後此瞻洛桑扈采菽賓筵黍苗瓠葉之非刺
豳則三家佚說具存知前後諸篇之非刺豳則楚茨四詩
亦非刺豳可知矣旣知四詩非刺豳則其爲諸侯祭祀樂
章與諸侯之豳雅可以經文知之矣子問何本吾卽本于
周官雅頌之經文與前後諸詩之三家說耳亦卽證以鄭
箋豳雅之不合于周官毛序刺豳之不合于詩義耳曰甫

田大田二詩皆言田祖田峻卽鄭亦引周禮籥章之文固可證爲豳雅矣。至楚茨信南山則節次儀文悉與禮經相合。無論以爲豳雅固遠乖執豕用匏之俗近違從以騂牡之文卽概謂爲諸侯祭祀樂章而其中多陳王禮亦豈公侯所得僭曰以籥章所獻豳雅惟甫田大田而楚茨信南山不與焉則可。若必執豳公以律豳雅而謂小雅有天子祭祀樂章則大不可。且卽天子祭詩亦何預刺豳而必強傳之豳王尤斷斷不可。周公作七月以述侯國之農事作豳雅以述王朝公卿采邑之農事作豳頌以述天子之農事其皆謂豳者不忘農事開國之誼豈皆爲公劉詠哉如

必執豳公爲說。則豳公諸侯耳。有風足矣。安得僭王朝之雅。安得僭天子之頌。且天子祭祀樂章。卽不登頌。亦當在大雅。若小雅則不過燕享通什。從無廟祀鉅典。斯正得所之義。安得忽亂其例乎。豈三代時惟王祭有樂章。而公侯祭祀遂無一詩。惟以列國民風當告神之樂乎。今公侯禮亡。諸家乃據特牲饋食之士禮。少牢有司徹之大夫禮。以駁集傳公卿大夫有祿之說。試思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其禮制與諸侯相匹。若侯國之臣。豈有公哉。今考二詩。陳公侯之禮者。楚茨七事。信南山二事。何者。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諸侯之士。特牲饋食。惟天子之大夫。索牛。

魯公駢剛。周公白牡。且兼用王禮。故祭義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則知絜爾牛羊爲畿內公侯之禮。一也。諸侯大夫有家臣宰老。稱其大夫曰主。不曰君。稱大夫妻爲主婦。不曰君婦。其爲公侯夫人無疑。且以諸宰君婦並言其非王后又無疑。二也。祭畢而徹歌雍者。天子之祭也。有司徹送尸之後無燕者。大夫少牢饋食之祭也。今此詩旣徹而又燕于寢。卽祭時之樂入奏于寢。旣非天子公尸之燕。又非有司徹之禮。其爲公侯何疑。且公侯徹用何樂。章于經無考。賴此猶存其儀節。三也。周制先公在先王之。上故大雅鳧鷖以燕公尸。而此稱皇尸。皇者大也。古者天子不稱皇。故士大

夫得稱以別于天子之公尸少牢禮祝受烝東北面于尸

西殿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使

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則大夫受嘏

之禮尚于詩詞相近何況公侯四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

不稽首以辟君也則知諸侯之臣皆稽首矣詩曰小大稽

首五也楚茨首章享祀在妥侑之前妥尸侑尸也則爲灌及朝

踐矣公侯錫卣則得用灌故召穆公有釐爾圭瓚卣

一而之文非若少牢特性禮僅自饋食始六也祭義君獻

尸夫人薦豆則君婦莫莫爲豆孔庶之謂也祭統有獻卿

大夫士及有司之文則爲賓爲客獻酬交錯之謂也禮運

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
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
大祥與此詩禮節悉合明爲公侯禮非王禮七也信南山
之詩或以曾孫爲王稱鸞刀爲王禮考郊特牲云稱曾孫
爲國家也狸首詩曾孫侯氏左傳曰曾孫蒯聵考工記詒
汝曾孫諸侯百福是事神之通稱此詩曾孫田之卽躬來
藉田之事孰謂專指成王乎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紼夫人
薦浼水君執鸞刀羞膋孰謂鸞刀非公侯之事乎八也鄭
邇皆屬之成王者正以二雅樂章皆作于成王之世故雖
從毛序刺幽而不能不用三家古義若果泛然陳古之詞

則文武成康孰非幽王所當法而獨屬成王何哉吾故從而斷之曰楚茨公侯棗盛既備秋禋嘗之詩也信南山公侯躬藉以奉冬禋烝之詩也楚茨爲秋祭則以祝祭于祐及倉庾既盈等知之信南山爲冬祭則以是烝是享雨雪雰雰知之畿內公卿祭祀樂章而通用于侯國既不可僭頌及大雅又不可同于列國民風則非小雅烏所置之雖不與大田甫田俱名幽雅而以諸侯樂章冠諸侯報賽樂章之前以類相從事同一律其非天子祭祀樂章則斷斷如也其非刺幽王尤斷斷如也或曰篤公劉亦陳古之什無一語及時政而不妨其陳誨安見此四篇言祭祀報賽

者不可爲刺幽曰成王刑措之令主幽王板蕩之獨夫上
智下愚詎堪同訓而祭祀報賽之詞又豈王業難艱之什
彼七月篤公劉尙不可云刺成王曾是楚茨信南山而可
云刺幽王乎漢人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亦可云三百五篇
皆刺王乎諸家尙據楚茨之自昔何爲甫田之自古有年
指爲陳古刺今之證然則載芟之匪今斯今振古如茲頁
耜之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豈幽頌亦皆陳古刺今乎商頌
之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尙在小雅亦將以爲陳古刺幽乎
以是說經祇益詭詭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若夫甫田
大田之爲幽雅則曹粹中及何楷說得之惟不知爲諸侯

之通禮而傳之幽公是為諄焉

今取曹何二氏說而潤色之曰甫田公侯原作幽公今改正下

此仿夏省耘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甘雨也周

制每井九夫之地公田取一夫焉計萬井九萬夫之

地公田取萬夫焉此詩歲取十千蓋萬夫之入百里

侯國之制也其知為諸侯夏省耘則據或耘或耔黍

稷擬擬之詞案月令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

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皆省耘之事天子不自行

而此云會孫來止明為三公諸侯親行省耘而諸家

以此詩會孫為王其知兼為諸侯雩祭者則據以迂

禮則與月令肯矣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之詞案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注疏謂百縣諸侯也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若古者句龍后稷之類是詩止言以社以方以御田祖不言及上帝益知爲畿內百縣公侯之禮若說爲王禮又與月令背矣七月之詩躋堂稱觥亦曰萬壽無疆未嘗以幽公爲僭也何獨諸侯幽雅不可稱萬壽乎

大田公侯秋省歛因報祭于方也甫田祭兼方社此報賽農功之成而第言方不言社者以周頌良耜爲報社之詩也月令孟秋農乃登穀仲秋命有司趣民收歛季秋命冢宰農事備收則省歛亦三公及諸侯之事王不親行也詩中曾孫皆指公侯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者牧職人云凡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此以騂

牲報祝融黑牲報元冥也。但舉二方不及四方之神者。一主火。一主水。以報其秉畀炎火雨我公田之功也。

變雅無西周王風發微

問曰說者謂王迹熄而雅降爲風故王風皆起于東周其
西周民風皆已列樂官而爲雅故無西周之王風今以小
雅求之祈父詩箋謂作于爪牙之士則非大夫所陳矣黃
鳥其野傳箋皆爲棄婦之詞易林云黃鳥來集旣嫁不答
異之則兼我行其野爲一時所作言采其蕤釋文一本作蓄前篇爲女
詞後篇爲女父母兄弟詞矣豈非顯然民風乎谷風爲朋
友相棄蓼莪爲民人勞苦不得終養皆有明文若爲代陳
則交朋離合之末告幽王何爲而銜恤民之哀豈旁人可
代語乎大東序云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以告

病鄭箋譚國在東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則是下國之風何得入王朝之雅豈非列國之風亦有貢王朝而列雅樂者乎漸漸之石莕之華何草不黃諸詩純乎國風之體無復雄肆之什豈非王風未降以前入于變雅者乎曰此皆以詩亡爲雅亡之說如其言則二雅中民風宜數倍于士大夫之作而寥落數篇何也二南七月豈非西周列于樂官頒自王朝乃至今僅爲風而不爲正雅何也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而民風則別采于太師豈得升降由人名實罔定然則雅之類風者非眞民風也大賢陳其大小賢陳其小一事疾苦一俗得失皆元后父母所

以自考其治。綬鋤之德色。箕帚之諄語。婦姑之反唇。皆秦俗閭里之恒事。而賈生告之漢文。責之當宁。以爲莫大且急于此。故曰一夫不獲。時子之辜。非堯舜其君民者。不能也。黃鳥之相棄。谷風之不終。當時卿大夫皆反復敷陳。以告于上。若曰斯皆成康比戶可封之民。今胡爲至此。漢書藝文志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是故不讀變雅。不知王道。至若玉篇引詩作祈父維王之爪牙。則非軍士自謂矣。蓼莪則與四月北山之大夫。本一人所作。大東則譚國諸侯入爲王朝大夫。二條並詳小雅答問故知王風黍離必非大夫

閔周之什

詳國風義例及
邶鄘衛答問

荏華何草實皆東周王朝之詩

易林云荏羊羶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
則知荏之華亦在位君子憫下之作非民風矣

風雖盛

世不能列于雅雅雖叔季不得降爲風矣曰以是申經例
則得矣而于三家詩有疑焉白駒序刺宣王傳箋皆以爲
畱賢之詩而琴操則以爲大臣之友諷其去位之什同于
伐檀之篇既不作于朝士何以爲雅乎小弁之詩毛以爲
太子傅刺幽王而王充論衡趙歧孟子注漢書馮奉世傳
贊中山王勝聞樂對咸以爲宣王時尹吉甫事則是人臣
一家之事何與王政伯奇公子之作豈非王風乎抑戒賓
筵可謂刺王室以自儆至若小宛刺幽王陳啟源謂諸解

紛紛惟朱傳盡掃舊說。自求詩意。定爲兄弟相戒免禍之
詩。于訓義甚合。而謂非刺幽王。則不得列于雅。然則仍當
如傳箋說乎。曰。白駒箋。閻用韓義。以箋毛詩。故名爲畱賢。
翻同諷去。一家之說。詞義乖違。則知當從琴操爲致仕之
臣。諷其寮友之詩。欲其以去就爭也。其在殺左儒杜伯之
後乎。致仕之臣。猶王臣。奚不可列于雅也。詳小雅
答問漢書馮
奉世傳贊。伯奇放流。小弁之詩作。師古引說苑。伯奇爲宣
王國子之官。後母欲立其子伯封爲世子。譖伯奇而王信
之。乃放伯奇。此謂後母譖諸吉甫而吉甫
言于王也。今說苑無此條。琴操曰。尹吉甫。
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封。乃譖伯

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出游。吉甫從。伯奇乃作

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詩也。吉甫感悟。乃收伯

奇而射殺後妻。

文選舞賦注

則伯奇主教國子。本在王官。其放

也。王知之。其復也。王聞之。安得謂非王朝變雅乎。

詳小雅答問

至小宛爲兄弟相戒。本三家古義。非朱傳之說。余既據祭

義鄭注。繹祭二人之訓。國語重耳鳩飛之賦。董子春秋蕃

露之說。許慎高誘鳴鳩之解。皆與毛異義。

詳答問

且衛武飲

酒自悔。抑戒自儆。與刺王並行不悖。誦詩論世。理亂昭然。

豈必以序詩之意爲作詩之意。而後得爲雅乎。明乎此而

三百篇美刺之例舉可推也。變雅王風之別舉可推也。

大雅正始十四詩發微

問曰大雅詩疏引伏虔韓詩說以鳧鷖以上十四詩皆文武詩子據之以論四詩皆述文武而不取鄭譜有聲以上爲文武詩生民至卷阿爲成王周公詩之說又以假樂與行葦互易于義何居曰正始雅頌皆周公作于成王之世若自生民以後始屬周公則前此皆何人所作乎

呂覽荀慈明皆

以大雅文王首篇卽周公詩

且述文武之詩何篇不以陳誨成王爲義

故曰無念爾祖曰繩其祖武曰貽厥孫謀皆以誨主器曾孫何獨生民以下始爲成王豈前此皆無與成王乎且生民假樂旣醉鳧鷖皆頌有天下之事歸之武王則見創業

垂統之難屬之成王徒爲頌禱設祝之末于義孰優至以召康公詩混入周公之正始則是不以始爲義而以正爲義以此爲正則外此不得一切名之爲變抑思常棣閔管蔡何異鴟鴞之變風烝民崧高何殊天保之正雅乎且樂章三終之例必其詞義相倫故文王大明縣爲三終見于左傳國語以例推之則棫樸旱麓思齊當爲三終生民既醉鳧鷖當爲三終魯韓皆以公劉行葦泂酌爲三終而假樂則三家爲宣王詩當與行葦互易其篇非皆三家古義乎皇矣靈臺下武有聲卷阿之詩則專篇各用靈臺以上爲文王詩下武以下至鳧鷖爲武王詩非若小雅魚麗

南有嘉魚之不可分屬韓詩正始之例不遠勝于毛鄭乎
問大雅靈臺以前八篇鄭譜皆別于文王詩而近日陳氏
啟源謂大雅毛詩諸序如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
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棫
樸文王能官人也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靈臺民始附也文
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魚鼈焉雖皆以文王
爲義而緜詩八章皆太王之事棫樸六師乃既有天下之
制固已不專主于文至云旱麓受祖也皇矣美周也則二
序皆不言文王且旱麓詩惟言豈弟君子皇矣詩多陳太
王王季或作于未稱王以前何以見其必爲周公頌文德

而子獨從鄭譜皆歸之文王者何曰季札觀周樂以大雅爲美文王之德今此八詩之爲文王非獨鄭譜也請更以三家詩徵之文王大明已見四始義例篇縣詩毛傳惟末章始及文王鄭箋則本韓詩之義以後二章皆屬文王故云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惡之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事案孟子言文王事昆夷又引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以爲文王之詩趙岐注言文王不殄絕賦夷之愠怒亦不隕失文王之善聲問蓋其初年事也大傳言文王受命四年而伐犬夷則行道兌而昆夷喙之事也若太王時迫逐遷徙安有駝喙之事乎此當屬

文王者一棧樸之詩春秋蕃露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

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知文王之先郊而後

伐也此魯詩之說以薪粦爲郊祀燔燎之用鄭箋本此奉璋爲

圭瓚裸尸之禮惟宗廟有裸神之禮天地至尊則不裸上

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天子出征煩乎上帝造乎禩文王以方伯專

征或得具六師卽得代天子行類祭故皇矣有是類是禡

之文而是篇有六師及之之語六師之說韓魯不同鄭箋

用韓詩說別詳大雅荅問則棧樸蓋頌文王專征之事故

章末以綱紀四方爲言毛序之能官人僅得其一而遺其

一矣此知爲文王者二旱麓之詩五言豈弟君子皆謂文

王鄭箋謬以君子謂太王王季及其雅譜又列爲文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而全詩但述祖德絕不及受之爲何人者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文王盛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鱉此韓詩以旱麓美文王之德鄭注禮中庸篇云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鸞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本用韓義毛傳亦云言其上下察也及箋詩乃以惡人遠去民喜得所爲喻豈知道被飛潛萬物咸若于作人之聖化尤宏乎此當專屬文王者三皇矣之詩漢書郊祀志匡衡疏曰乃眷西顧此爲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此齊詩以首章卽美文王之證論衡潛夫論淮南子記論訓並作此維予宅與齊詩同高誘注曰紂治朝

歌在東文王國于岐西天乃眷顧西土此維居周言我宅也鄭箋本魯韓以詮是篇亦

全主文王故以二國爲商與崇四國爲密阮祖共毛傳雖以二國爲夏商然于次章帝遷明德謂天徙就文王之德則亦不以爲太王夫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安得云商政不獲方辟翟遷岐之際遂可云受命旣固乎若疑次章刊除似遷岐之始三章王季當承太王之後則文王作程遷豐曰辟百里孰非修啟攘剔之事況由文王而溯其先世故曰自泰伯王季若由太王而順逮後人則當云至泰伯王季矣孰謂帝遷明德之人非卽予懷明德之人乎且四章維此王季左傳昭二十八年引作維此文王韓詩及王肅本

並作文王故左氏歷釋詩詞而申之曰近文德矣明以九

德爲文王之德况王此大邦明指文王受命之事文王受命故云

王此大邦不可施于王季至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此二克在王此大邦之下不與上文四克相連言文王

能致民心順服比從如此者比從于其德也其德若依鄭

箋謂王季可比德于文王則無稱父似其子之義劉炫又

謂可比于前代文德之王則左氏釋文爲九德不應別指

前代後代之人集傳又訓比爲至與克比不相蒙豈非皆

執毛詩誤本以文王爲王季之故乎今合三家遺說以證

毛知前四章皆專指文王則全詩瞭然矣至後四章顯頌

文王尤無疑誼是皇矣之詩當專屬文王者四然則靈臺

以上八篇皆文王詩當從鄭譜無疑而下武以後皆頌有天下之事爲美武王亦無疑矣曰鄭譜大雅武王詩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其餘則盡歸之成王子乃以生民既醉鳧鷖皆歸之武王者何下武篇有成王之諡或謂康王時詩而生民則諸家多據以興嗣歲之語爲元日祈穀上帝而以稷配之詩于長至之郊則歌思文于元日之交則歌生民而假樂既醉鳧鷖三篇用于何祀小序不言者何曰成王乃生前尊號而沒因以爲諡說詳周頌答問父作子述世德作求惟武王躬際其盛則下武固義主于武王矣至郊廟告神之詩皆列于頌生民果與思文同爲郊稷何

得獨列于雅。豈郊祀正歌反不及有瞽有客絲衣潛幽等
頌耶。尊祖配天而頌及圻副如達之生。隘巷腓字之瑱。豈
所以對越穆清耶。故凡以大雅文王諸詩爲祀文武以公
劉生民爲祀祖配帝皆不明樂章之用雅頌之別者也。蓋
詩有正祭之樂章。周頌是也。有非正祭之樂章。既醉爲旅
酬畢而燕同姓之詩。鳧鷖爲繹而賓尸之詩是也。絲衣列
于頌者。彼爲繹靈星之尸。尊天神故列之于頌。不若雅繹
人鬼兼述祖烈有陳誨之誼也。生民其祀稷之後。明日繹
祭而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教穡之祥。以爲武王有天下之
本。揚祖烈告嗣王與。既醉鳧鷖之後。于生民猶行葦洞酌。

之當後于篤公劉也。三詩一終，各從其施用，各從其族類也。既醉有萬年之祝，鳧鷖有公尸之頌，其爲武王追王以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無疑也。小序于生民但云尊祖，于既醉但云告太平，于鳧鷖但云守成，既茫然于樂章之用，而于假樂既倒其篇次，且序以爲嘉成王，豈知周公制作之時，休烈盛美，嘉祥福祿，皆歸之二后，而不敢私肯以踐履之雅施之冲人乎？夫然而韓詩謂大雅正始皆文武詩，于是乎定。

大雅召康公成王詩發微

問曰韓詩既不以召公成王之詩爲大雅正始然則篤公劉以下爲變乎爲不變乎且假樂在鼻驚之後序以爲成王詩正符韓詩之例今乃上取行葦中舍假樂者何卷阿明爲召公戒成王胡不與篤公劉三詩爲一終且行葦序但美周家忠厚洞酌亦與行葦殊義而比而同之者何曰三家詩無正變之例旣于四始篇詳之至公劉行葦篇次之失則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艸運車以辟葭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昔者公劉之行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艸木仁著乎天下潛夫論曰行葦勿踐公

劉恩及艸木牛羊六畜猶且感德消息于心後漢書章帝
詔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辟引辟之駢馬可
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
木不時謂之不孝冠榮疏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叔
皮西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蜀志彭萊傳曰
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至鄭箋以首章爲先王之愛物
五章爲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爲成王奉先王之灋則
固闇用魯韓古義是三家詩蓋以行葦篇次公劉之後洞
酌之前言公劉有仁厚之德于燕族之時兼行燕射以與
父兄齒讓行養老乞言之禮卽上篇所謂飲之食之君之

宗之也。召康公述之以戒成王。則末章曾孫正指成王。蓋行無算爵而進嘏祝之詞也。至洞酌則又承行葦末章而言之。揚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鹽鐵論和親篇云。政有不從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又左氏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可見。爲三篇連用之詩。又言潢汚行潦之水。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可見洞酌亦祭先之什。蓋潦水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公劉修后稷之業。爲豳之始。君豈高圉太王有報祭而公劉無報。大雅正篇多祭祀時受釐陳

戒之樂章首篇既言公劉則次二篇不言可論自毛詩俱其次第遂昧其施用一切序以虛詞始缺周家庶樂之半猶賴三家詩聞存之觀于行葦洞酌而餘可推矣卷阿亦召公戒成王而樂章則有專用所謂因事增益不可與公劉諸詩爲三終何者鳳皇一章鄭箋謂時因鳳皇至故以爲喻與君奭篇我則鳴鳥不聞國語周興鸞鸞鳴于岐山韋昭引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以證之琴操云及古今樂錄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于庭成王乃援琴而歌作神鳳之操者相合詩所謂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者也召公因鳴鳥之祥薦諸宗廟爲詩歌以勉成王故末章矢詩不多維以

遂歌毛傳謂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因爲工師之歌

其爲專章獨用之散樂明矣吾于是而益知三家詩義例

之善焉陳啟源謂毛詩正小雅二十二篇其爲文王詩者

九武王詩者四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周公成王詩者九正大雅十八

篇其爲文王詩者八武王詩者二下武周公成王詩者八

武王創有天下而詩篇獨少良以王業大肇于文王惟留

伐紂一事以待武又耄期受命日不暇給故詳文而略于

武而康誥酒誥無逸蔡仲之命則盛稱文德而不及武可

見周室開代首王斷應屬文以上陳氏說如其說則周家幾視

武王爲蜂腰較成王有慙德且小雅四詩而逸其三止存魚麗

大雅又止居其二武王卽入聖未優成王當有善上親何獨略于父而詳于子且蔡仲乃晚出之書康叔乃文考之子兄弟相語言必稱親義各有當

孔傳以寡兄最謂武王

而無逸則

專數享國長久之君武王未受命四年而崩安得與殷之三宗並舉至其他書無一不以文武並列豈得據毛鄭不可通之例以證武王非聖人之論然則韓詩以小雅菁莪以上皆文武詩而無成王大雅鳧鷖以上皆文武詩而非成王與齊詩匡衡疏所云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豈非皆發明繼志述事之達孝于無窮乎文武之詩皆作于成王之世述文

武之道以養其心。豈非又發明周公陳誨之誼。千載如見乎。較以毛鄭舊例。孰契經誼。孰合聖心。訖雅之士。請折其衷焉。至于假樂。則宣王詩。猶采薇之三。錯入正小雅也。韓詩數文武正雅。止于鳧鷖。而不及之。諸家舉召康公詩。復不數之。而論衡則曰。假樂美周宣之德也。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于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也。初學記曰。后稷始封。至于宣王。血脉所達。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云云。此韓詩說。蓋詩作于斯干之初。當列崧高之首。小雅宣王出車三詩。屬于文王。則大雅宣王之詩。誤屬于成王。固其宜爾。

正大雅篇次表

上格毛詩
下格三家詩

文王

文王

大明

大明

縣

縣

棫樸

棫樸

旱麓

旱麓

思齊

思齊

皇矣

皇矣

靈臺

靈臺

詩譜以上八篇文王 以上八詩皆文王三家與譜同

下武

下武

武王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

武王

詩譜以上二篇武王

生民

生民

武王

行葦

既醉

武王

既醉

鳧鷖

武王

鳧鷖

以上五詩三家詩皆屬武王

假樂

篤公劉

成王

篤公劉

行葦

成王

洞酌

洞酌

成王

卷阿

卷阿

成王

詩譜以上成王

以上四詩三家詩以爲成王

假樂

宣王

三家詩以此篇宣王詩錯入

正雅

變大雅三家詩發微

問曰大雅成王之後直接厲王厲爲成七世孫正雅縱久寂響變雅胡不蚤作而乃以厲繼成者何小雅變于宣大雅變于厲例復不一者何曰據三家詩謂康昭穆之雅音已附楚茨大田之後固非無雅矣特無可入大雅者故直以厲繼成也厲王之王小雅不先于宣王而大雅反之者小雅有東西都之分而大雅皆作于西都也康昭穆無大雅厲王無西都之小雅平王則分殿大小變雅詳國風義例下篇皆二雅之大義例焉然未盡也國語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彌又曰自后稷以來甯亂及

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
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然則正雅之
獨多于成王以前者制作甫定也變雅之獨多于厲王以
後者制度大壞也其中康昭穆共懿孝夷七世樂章正篇
既粲然前備矇瞍諷誦亦舊箴具存如畢公詠關雎大夫
絃鹿鳴固無煩更造卽昭王鼓鐘韓詩懿王作刺史記魯詩指魯猶事
無專以及瞻洛裳華桑扈鴛鴦四篇亦屈指可數非如成
前厲後之正變大作也蓋詩者感時觸事而作非極盛與
極亂則感觸不甚故二王者二雅之大升降也問曰厲王

變大雅若民勞板蕩固無可疑矣至抑篇則國語曰昔衛武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于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謂卽大雅抑篇以年計之九十有五時當東周而武公卽位于宣王三十六年在位五十五載則在厲王時尙未生卽在共和末亦方十歲爲公子果作自衛武則必非刺厲果刺厲則必非武公朱子詩序辨說條其五得五失而墨守之士終以篇次在板蕩之後桑柔之前百計申毛強謂刺厲者何曰抑詩不但非刺厲并非刺幽也諸家申毛之說若呂氏則謂史記紀年國語記事皆未足信當以小序正史國之誤不當以史國疑小序之非嚴氏則謂古有其詩

本刺厲王國史佚其作詩之人因武公好誦遂以詩歸之
甚至陳氏啟源直謂武公幼時所作正當共和之時徵著
述于蚤慧非垂訓于暮年此三者皆甯道國語錯毋言毛
鄭非有爭氣者勿與辯矣惟孔疏追刺之說謂文刺前朝
意在當代則是借厲刺幽可謂苦心調劑然小序之例皆
主詩志不主詩文故蕩詩咨殷商而序云刺厲此詩果借
厲以鑒幽正當序云刺幽以申其本意而篇次亦不當在
宣王之前矧其在于今豈追刺之語小子爾汝詎先王之
稱襄四年魯人之歌我君小子亦仲人之稱天保卷阿亦
爾其君則美刺殊義在彼則爲親之在此則賤之不得
援以爲周書芮良夫篇曰惟爾執政小子又淮南子衛武
解也

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則是以

小子呼其臣必非小子其君亦聿旣髦匪中年之謂武公宣

王三十六年卽位計年當四十五六歲數至幽之十一年

凡二十一年亦止六十餘耳安得蒙八十九十之稱髦乎

且規辭令威儀于荒淫之辟進屋漏圭玷于板蕩之朝以

變雅陳丹書蹈楚茨之前失

辨詳前篇

至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明當平王初戎荆交閩遷洛成申之時勤王禦侮之志若

厲王時燂威及于鬼方荆楚去其王號何兢兢詰戎敵愾

是勸乎史記言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

則知作于爲平王卿士之時八十旣髦之後當東遷之始

變雅之終不但非刺厲并非刺幽考疏引侯芭韓詩翼要

曰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其側蓋武公以方伯入爲三公獻聖元勛方欲修其車馬弓矢戎兵以復鎬京之舊而平王爲勤勤於文侯之命申甫之成自是武公不竟其志而西周不可復東周不可爲矣詩于小雅錄賓筵于大雅殿抑以是爲東西周之大關係焉孔疏謂其文刺前朝意在當代吾則以爲文倣自躬意存王室韓詩以自倣爲主而不廢王室之刺亦不鑿何王之世誠善備國語之義者也以王朝卿士則其詩宜爲雅以諸侯所自作則不與民風俱陳豈必刺厲王而後爲雅乎九十自倣在幽沒三十年之後豈非大小

變雅皆終于平王末年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徵乎或謂正大雅以召公詩次周公之後故變大雅終于召公示變極思正不當以衛武抑詩爲殿則尤爲謬說夫召公刺幽王而其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闡國百里者蓋謂召穆公佐宣王疆理至于南海正幽王所目擊非若召康公之久遠不切若謂述開國之盛則舍周公而專頌君夷此何謂也變小雅何不以周召爲殿變大雅又殿召而不殿周復何謂也大小變雅不終于平王則春秋胡託始于平王末年而不始于初年又何謂也

詩古微上編之六

邵陽魏源撰

周頌篇次發微上

問雅頌皆作于周公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之時而周頌篇次不如正雅之得所亦可尋其義例秩其條理乎曰周頌多作于周公而不盡作于周公其作于周公者又有東都之頌有西都之頌其作于東都者又有周公攝祭之頌有成王主祭之頌其事與孝經召誥洛誥相表裏其不作于周公而作于召公者則有成王之頌并有康王以後之頌其事與書大傳逸周書相表裏何則清廟之三爲周

公祀文王于洛邑故言顯相而不言天子事見洛誥仲來

乃命謂子以拒鬯二卣曰明禋孝經莫大于嚴父嚴父

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日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

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書大傳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復見文王其為成王未至洛邑甚明維清與我將皆言文

王之典其為六典既成告制作于文王又甚明清廟升歌

為祭文王廟而未配帝詳答我將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而皆不言天子其為周公以王命攝祭主明矣此

公踐阼之說所由生不知攝祭思文則周公初至洛用牲

于郊牛二帝牛稷即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亦即作雒解所

云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

廟之位非攝朝諸侯之位也

牛各一

帝牛稷

即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亦即作雒解所

云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

皆與食之事。歌思文以獻稷尸。孝經專屬之周公。則成王亦未至洛。明矣。雍則周公營成周畢。成王至東都。烝祭文武之詩。卽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武牝牛各一。故有來雍止。肅天子穆穆之言。有燕及皇天。烈考皇考之語。蓋前此周公攝祭。則頌文王而不及武王。蓋文王宗祀者。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武周同一達孝也。成王主祭。則頌文王必兼頌武王成之事。禍猶事祖也。其爲主禘祭。明矣。至時邁爲巡守。東都祭告河嶽之詩。烈文爲成王初祭洛邑諸侯助祭之詩。詩譜疏引左傳服虔注有瞽爲周公始作樂成而合乎祖之詩。而酌桓般賚皆大武樂章。則亦與維清象舞

同作于制禮樂之日

詳下篇

其皆東都之頌明矣。昊天有成

命。則鎬京郊祀天地。以文武配。說者或以此爲周禮圜邱

之祭。以帝嚳配。然經文惟頌文武。且詩書皆無圜邱之說。

未可以周禮證周頌。曰成王不敢康。則成王受尊號以後。

在鎬京主祭之詞。

成王生存之稱詳荅問

故國語以爲道成王之詩。

其爲主郊祭明矣。天作高山。祀先王先公于岐周。振鷺選

士于西雝。

韓詩指文王辟雝

有客微子。嗣武庚爲殷後。受封于鎬

京。

在三監已平周公歸鎬之日。故有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之譜。

潛詩薦鮪于漆沮。明皆

西都之頌。其臣工噫嘻絲衣。幽頌則與七月同作于陳無

逸之時。皆周公歸豐鎬後補定祭祀之樂章。故詩中屢有

成王尊號明在制作已成之後也。至若閔子訪落四詩免喪于鎬京。載見初祀武王于鎬京。則皆召公所作。不作于周公者。則以成王免喪朝廟之年。周公不在西京。周公踐阼。當在成王居喪未冠以前。冢宰攝政。百官總已。伊尹亦曾行之。然皆攝祭主。非負展朝諸侯也。成王年十三。非不能踐阼者。古尙書說云。許慎五經異義引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知已冠矣。許君異義疑十四而冠。是爲喪冠。譙周亦據禮公冠記。周公命史作成王冠祝詞。謂成王十五除喪。周公冠之而出。則與逸周書

書大傳及書序史記周公東征之年並不合。且王制三年之喪。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律歷志引伊訓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內之喪。以冬至越紼。則成王諒闇。周公以冢宰聽政。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固可如伊尹攝主代祭矣。及明年葬畢東征。則成王當主祭。不冠何以見于郊廟。故周公用變禮冠之而出。惟祭于郊社則冕。穆卜于禰廟則弁。平日固練祥如故也。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卽位。太保麻冕彤裳相禮。所謂天祖社稷斯須之敬焉。所謂喪有文有實。實不可假。而文可權可假焉。不飲酒食肉御內者。喪之實也。衰麻杖經。喪之文也。然則公冠之祝詞。金縢之弁

服此十四喪冠而卽東征之切證。次年冬十五免喪。公尙在東土。三年始貽鴟鴞之詩。有袞衣赤舄之服。則載見一篇。閔予小子四篇。免喪朝廟之詩。非周公作明矣。大雅篤公劉諸篇。皆召康公戒成王初蒞政之詩。則此數篇亦召公同時所作明矣。是則東都之頌。作于周公攝政五六年。制禮樂之時。故皆郊天禘祖清廟明堂之大典。且皆以文王爲義。雖武王不敢專焉。其子道同也。西都初年之頌。多作于召公相成王免喪朝廟之初。其時制作未定。不過因事立文。故多以武王爲義。嗣王除禍喪。非除祖喪也。至執競一篇。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明在康王之後。故班固云。成

康沒而頌聲寢。召公天壽平格。見于顧命。康王之世。而論衡氣壽篇稱其年百有八十。則歷成康四十餘年。尙存。當昭王嗣位之初。必致祭于創業之武王廟。而成康配享。召公執競之詩。其作于是時乎。至昭王末年。膠舟之變。有與召公則康公不及見矣。周頌皆周召二公所作。然二南同合鄉樂。而周南歌于堂上。召南笙于堂下。詳四始篇周召並在大雅。而周公爲正始。召公不爲正始。同上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召公之不敢以其制作並周公至明。東西都諸頌之不可糅錯甚明。大武五章。豳頌三章之不可睽隔。傾倒又甚明。禘禘禴禴。失所易位。競起異端。妄相訟鬭。或攝政在免喪之後。或

朝廟在復辟之餘。或疑諡號于成王。或爭郊禘之宗祖。曾莫問作于何人。何時何地。施于何用。以何章爲族類。尤可哂者。皆以周禮說周頌。不知周禮成于周公制作之後。周頌造于周公營洛未制作之前。和醴酒于元羹。代椎輪以玉輅。及今不明。後生何述。是用區其義。發其凡。考其歲月。證以南幽二雅。逸周書。孝經書。大傳。周官。周詁。意有未申。別爲荅問。爲學禮樂者鄉導焉。

周頌篇次表

清廟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維天之命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維清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我將

周公營洛宗祀文王

明堂配上帝
周公攝配

思文

周公營洛攝郊祭

以稷配天即洛誥
用牲于郊牛二

雍

成王至洛烝祭文武

主在新邑烝祭
文武特牛各一

烈文

成王至洛諸侯助祭

時邁

成王巡守祭告河海

有瞽

洛邑制樂始成合乎祖

武

大武樂章一成

酌

大武樂章再成

桓

大武樂章三成

賚

大武樂章四成

般

大武樂章六成

第五成
樂章缺

以上周公東都之頌

昊天有成命

成王祀先王先公于岐

天作

成王郊祀天地于鎬京

以后禮
文武配

潛

成王薦漆沮之鮪于廟

有客

微子紹封來朝周廟

振鷺

成王將祭而選士于西雍

噫嘻

成王孟春祈穀耕藉

臣工

成王耕藉後受釐告戒

絲衣

成王繹農祥靈星之尸

豐年

豳頌

載芣

豳頌

良耜

豳頌

以上周公西都之頌在先後歸鎬京之日及陳七月陳無逸之時故詩中屢稱成王尊號在制作已

成之日

載見

成王免喪見諸侯于武王廟

閔予小子

成王朝于禰廟

訪落

成王謀于禰廟

小毖

成王嘗麥求助于祖廟

敬之

羣臣進戒于祖廟

以上召公西都之頌在周公居東未歸之時

執競

嗣君祭武王以成康配

此篇作于成康之後當昭王卽位初年召公壽百

有餘歲則此篇亦必召公所作

論衡氣壽篇召公百有八十歲或

謂祀成康之詩何必作于召公但風有周南召南

正大雅亦惟召康公詩與周公並更無他人之作

况周頌乎而召公年最耆耄亦本卒于康王之後

也

周頌篇次發微中

或曰葉夢得言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證之然後盡宗毛公其說信乎曰是何言也懿戒之詩異于國語采蘋之次異于儀禮各于風雅言之矣今更以周頌證之毛專以於皇武王一篇爲大武之詩而樂記述孔子之言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左傳楚莊王舉其詩曰昔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孔

疏謂卒章者首章之末句蓋武惟六成既以桓爲六章則武詩不應居卒且楚莊首舉之則武一賚三桓六可知此外頌中之一字名篇而不見于本詩者惟酌與般考小序云酌告成大武也洵則十三舞勺論者謂勺爲武舞又隨武子稱洵曰於鑠王師武曰無競維烈亦洵武並舉勺洵酌同字則此篇爲大武之次章明矣至般詩則釋文引崔靈恩集注稱三家詩篇末有於繹思三字夫賚篇之末曰時周之命於繹思此詩次賚而末亦曰時周之命於繹思賚爲大武之三成則般爲大武之四成明矣獨五成於頌無之攷國語言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飮歌名之曰支以貽後人

知詩之亡佚多矣。墨子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董仲舒曰：武王受命，作宮邑于鄘，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配天。白虎通曰：武王樂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也。荀子楊倞注曰：武象，周武王克殷後之樂。案此必大武之一，且必非繼清文王之頌，則武王詩之亡佚又多矣。何楷漫以時邁鑿之，則名篇既不例，且楚子明舉載韞干戈二語，在武詩之外，而韓詩薛君章句又謂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非武詩明甚。今毛以桓先賚，又武詩遠隔于前，與左氏篇次合乎？不合乎？孔疏乃取頌之涉于武者，皆為大武之詩。昊天一時邁二，執競三，有瞽四，載見五，武六，酌七，桓八，賚九，不但與左氏不合，且大武安得九成？杜預乃謂左氏所舉是

楚樂歌之次第。夫楚子明稱周頌。何云楚樂乎。且以數詩配大武之六成。非但篇名已也。以義求之。武首章曰。耆定爾功。曲禮六十曰。耆。逸周書武王告叔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正耆定爾功之謂。故以遏劉揭止戈之大誼。豈非武始而北出之事乎。記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熊氏謂武宿夜。是大武樂章之名。皇氏謂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案酌詩言王師遵養時晦。與伶州鳩言王以二月癸亥夜陳者合。與樂記總干山立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者合。卽宿夜之說也。時純熙而大介。卽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之事。

所謂一戎衣而有天下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則序

所謂斟勺先祖之道。與文王至公爲民相符也。豈非酌卽

再成滅商之事乎。

隨武子引兼弱攻昧以釋養晦蓋斷章非本義而毛鄭用之非也

皇甫

謚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率之士皆

封諸侯。國四百人。蓋殷在河北。周在河南。旣滅殷。度河南

還大封於廟。故賚詩皆勅勉諸侯就國之詞。豈非三成而

南之事乎。逸周書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我南望

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

洛邑而後去。而書序亦有往伐歸狩之文。

原作歸獸此從武進莊氏校本

然則般詩隋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箋謂按山川之圖。次第

祭之豈非武王雖未巡守朝會而已營定都邑與時邁相表裏卽四成而南國是疆之事乎左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其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詩之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克定厥家豈非誅無道以應天命用周召以致泰平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乎以詩證樂記益知左傳之可信而毛詩篇次之眞倒矣又攷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克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名之曰羽所以屏藩則民也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

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亂，以優柔容民也。今以詩文求之，夜陳而雨，卽武宿夜之事，勻詩近之。所謂遵養時晦，純熙大介也。布戎牧野，以厲六師，武詩近之。所謂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也。布令于商，昭顯文武，謂之宣，賚詩近之。所謂文王勤止，我應受之，敷思求定也。布憲施舍于百姓，優柔容民，謂之羸亂，桓詩近之。所謂綏萬邦，屢豐年，保有厥土，于以四方也。武有六成，國語止舉其四，樂名與詩名不同，而義則若合符節。視毛序孰堪可徵信乎？若夫周公制武樂，實在成王之世，故桓詩有武王之謚，而呂覽言周公輔成王作勻。

樂以配天。漢書禮樂志白虎通義並同之。或遂以此詩爲
頌成王。則與商頌那詩爲美襄公者同義例矣。

或曰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獨斷中載周頌序三十一
篇全同毛序。則魯詩周頌固與毛同矣。奚以證其異耶。曰
此毛詩家自昔相沿之陋說。不值一笑。蔡邕當衛宏鄭箋
之後。毛詩盛行。其書石經用魯詩者。乃博士功令所設。非
邕專習魯詩也。鄭注禮用魯韓詩。其于緇衣服之無數。不
以葛覃爲在女家之詞。是三家說葛覃與毛不同。乃古文
施載蔡邕協和婚賦云。葛覃懼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則
已用衛宏續序之義矣。亦可曰魯詩葛覃同于毛序乎。

葛覃

綱序以歸爾雅爲嫁而安其父母之心如以獨斷之全載毛序爲魯詩同毛之徵則賈誼西漢人習魯詩而其新書釋昊天有成命云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文王孫武王子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就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故詩美昊天焉此與毛詩以周頌成王非王誦者同乎異乎如謂毛詩勝于魯詩則國語曰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非文王孫武王子而誰若如韋昭說曲徇毛傳不謂王誦而泛指成其王業之王有此文義乎矧今文尙書說以成王爲生存之號則成其王業

之王亦卽王誦也。凡召南之平王齊侯頌之成王雅之燕師一切改作訓詁以就其曲說。安能使後人舍實證信虛文乎。至于匡衡疏之說離詩閔子小子白虎通瑞鷺篇之說烈文薛君章句之說時邁說振鷺皆與毛詩小有離合。至以魯頌爲公子奚斯作商頌爲正考甫作則尤無一字之符。且大武諸篇則三家詩般末有於繹思句而毛無之。章句殊而篇次之倒亂獨不殊乎。又如西漢一代無用毛詩者。獨焦氏易林則雖兼三家而亦襍取毛詩。如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則用毛柏舟序而不用列女傳。苟據此爲三家同毛之證。

則易林他篇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

毛不云母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毛不云青

蠅集蕃君聽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

惡破家青蠅污白恭子離居毛不云婦人恭子又將謂毛同三家

之證乎蓋文人詞賦非說經必守家法之比朱文公白鹿

洞賦樂菁莪之教育廣青衿之疑閒正與蔡邕詞賦同例

亦可云朱傳同毛乎蓋傳經之師惟專家不相出入至其

學無常師旁涉博采固不可以家法固之矣

周頌篇次發微下

或曰子據大武樂章證毛詩周頌之失次固已其他篇之次尙有如武詩之例可以類推者乎曰頌詩之當正者莫如豐年載芟良耜三篇之當爲豳頌莫如閔予小子四詩之當附於豳頌此不特以大武篇次推而知之亦可以豳雅變雅例而知之者也亦可以周禮國祭蜡則飲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之文證而知之者也思文噫嘻臣工皆於蜡祭無與誠不可以言豳頌至豐年載芟良耜三篇則明皆蜡祭之詩何氏楷曰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知豐年之詩爲報賽八蜡也據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

息之及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知載芟之言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爲臘先祖五祀以飲酒正齒也據月令孟
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祀於公社及門閭鄭注謂
卽周禮蜡祭及地官牧人陰祭用黝牲之事知良耜之詩
爲蜡祭報社也且此三詩之辭與七月甫田大田互相出
入七月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而甫田大田亦
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也七月曰嗟我婦子曰
爲改歲入此室處而良耜亦曰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
甯止也大田言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而載芟亦言有略其
耜俶載南畝也良耜亦言畎畎良耜俶載南畝也載芟言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而良耜亦二語全同也豐年言萬億
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而載芟亦四語全同
也至于甫田曰自古有年良耜曰續古之人載芟曰振古
于茲可見爲一時一手所制其說根據周禮蜡祭言皆有
徵惟仍沿豳公舊說而不知頌爲天子之農事故殺時惇
牡終爲顧氏鎮之所持謂天子太牢祭祀之禮非豳公所
有正與言豳雅同失而其餘則得之矣今毛詩以豐年遠
隔于前又序之曰豐年秋冬報也鄭以秋嘗冬烝釋之則
報主四方八蜡非嘗烝之禮烝畀祖妣非秋祭之名惟烝
祭之後再舉蜡祭故有以洽百禮之語耳設使當大禘之

歲而舉烝嘗亦可歌豐年以告神乎。又序載芟云春籍田而社稷也。則詩中無祈詞。無籍田社稷之詞。且臣工告保介。反不爲耕籍。而此爲耕籍乎。又序良耜云秋報社稷也。則室盈婦甯當在十月納稼之後。非秋時之事。而殺時犝牡專爲報社。與稷何與乎。陰祀用黝牲。此報社用黃。義取土色而脣仍黑也。 幽頌篇次之失。不與大武諸詩一例乎。

曰子以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篇宜附于幽頌之後。猶東都雅之附于豳雅也。有說乎。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于神明。非宗廟祭祀樂章不得與焉。何以此四詩非告神之歌而入于頌。深求其故。蓋二雅中從無天子自作

之詩。且其詞其事又皆因廟中而作。故尊之于頌。猶國風中從無諸侯自作之詩。故抑戒賓筵以衛武而列于雅。歟。既于祭祀諸頌外。別爲一例。卽不應雜廁于諸樂歌之中。所以尊祖考而別人神也。而今毛詩乃以酌桓賚般爲殿。則是嗣王謀訪進戒之什。反先于開國大武樂章之前。尙有義例乎。小毖爲嗣王求助而列于後。敬之爲羣臣進戒而列于前。尙有次第乎。故知幽頌必列諸頌之後。閔予小子四詩。必列幽頌之後。今毛詩小毖後卽繼以載芟良耜。雖先後倒置。亦可見其相去不遠也。敬之又在小毖之後。若是者有二義焉。嗣王之頌。不先天祖一也。閔予小子訪落。皆稱皇考爲嗣王朝于禘廟。小

越敬之爲卽政嘗麥于太祖廟。蓋于祭之明日。繹祭賓尸。而羣臣與焉。旣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羣臣進戒之詞。以荅之。皆不言而將之以樂。故被以頌之名。而不誣。可以見禮樂之情焉。其義二也。匡衡述齊詩。以閔予小子爲成王喪畢思慕之作。而鄭箋本之。與嬛嬛在疚詩詞正合。足以正毛傳王肅在攝政七年後之誣。足以證逸周書成王四年嘗麥求助之實。逸周書序曰成王旣卽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而遭家不造。多難頻仍。懲後患于莽蜂。戒拚飛于蟲鳥。其在鷓鴣貽王之後乎。彼旣次七月之後。此宜承豳頌之次。王業艱難之意。于豳

風幽頌篇第見之焉其義三也雅頌失所之故于今周頌
篇第見之今溺毛學摘訓詁者亦有能回護毛序先後位
置之故者乎亦有能發明聖人正樂得所之功者乎學而
不思習而不察雖盡得三家原本質之其亦如彼何

魯頌韓詩發微

魯頌駉篇毛序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故
闕宮末章之奚斯所作毛傳謂作廟而韓詩則謂奚斯作
詩淺人皆以毛說爲順誠深求之則知韓義不可易有八
端焉文選引薛君章句云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
奚斯所作也案闕宮之詩凡十三章百二十一句于三百
篇中章句最長小雅正月十三章九十四句大雅抑十二
章百十四句桑柔十六章百十二句皆不
及闕宮故以孔曼且碩贊之正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一
例若以爲贊其作廟則路寢孔碩孔曼且碩一簡之內韻
義雷同古詩從無是例其得一也詩人篇末自述名字者

家父寺人吉甫。屢見二雅。若頌宮室而并及其將作大匠。古詩又無是例。且孔疏謂魯頌作于僖公薨後。是易世之後。而尚追頌其督工監修之人。尤爲不倫。其不云作詩作誦而云所作者。變文協韻爾。故漢書古今人表亦以奚斯與芮良夫尹吉甫同列于上品之下。而嘉父譚大夫寺人孟子尚僅列中品之上。若非作頌垂世。何以膺斯品第。其得二也。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躋僖公。逆祀也。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此明以魯頌先作于僖世。故卽引其詩以證躋僖之非。若史克作于文公十餘年之後。則此時安有魯

頌之可引乎其得三也。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傳及疏皆謂追頌僖公之詞。夫行父史克作于僖薨既久之後，乃猶頌其皇祖福汝，俾其昌熾罔艾，有岡陵作朋之壽，無虧崩震騰之虞，甚至令妻壽母黃髮兒齒，萬有千歲，駘背無疆，曾有此身後之追禱，故君之補祝者哉。成風薨于文公四年，則壽母之頌必在僖世。新廟作于僖公初年，若文公躋祀以後，安得尚曰新廟乎？至三壽作朋，箋以為三卿，亦不可信。僖世三家始命，且行父公孫敖皆少，安得遽以壽祝之？晉姜鼎銘曰：三壽是利。晉六卿非三，且晉卿之壽不當載于姜氏之鼎，而銘文無岡陵之語，則集傳與岡陵為三之說亦非也。論衡曰：春秋說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而養生論云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而左傳晏子曰：三老束饒杜注以上壽中壽下壽為三老，則知殷祝之通詞非魯。惟奚斯當莊閔之末，僖公之初，故因立閔廟頌之私典矣。

而致祈壽之詞。

用毛傳說與鄭箋異

故文公二年傳已引閼宮之詩。

視行父之文十六年始見于經。史克之文十八年始見于

傳。又踰三君至襄六年行父始卒。距僖初八十餘年者先

後大懸時代孰合。且經文俱在。果頌生乎。頌死乎。其得四

也。

漢碑多借作奚斯追頌記者蓋立碑必在身後故斷章取義也

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

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召陵。此中夏攘楚第一舉。

故魯僖宋襄歸侈厥績。各作頌詩。薦之宗廟。若至僖二十

六年使襄仲文仲如楚。乞師。以後魯方乞哀求救。不遑。尙

敢曰。荆舒是懲。莫我敢承耶。其得五也。段氏據駟序云。僖

公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

專指駟篇而言。非謂四篇所共。而韓詩亦但謂奚斯作閟宮之詩。無妨前三篇之爲史克作。因謂毛傳原文亦是作詩。後人改爲作廟。見經韻樓集是又不然。周頌商頌皆述祖宗

之功德。祭祀之禮樂。如果行父史克作爲廟樂。自當上溯先公下陳祀事。今自閟宮一篇以外。尤無祀先之詞。駟馬無邪。何異駟牡塞淵。泮宮莅止。何異楚邱營室。名爲魯頌。實則魯風。何得謂前三詩反作于閟宮之後。其證六也。若謂僖公未請于周。安敢作頌。則呂覽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夫請禮不遂。敢于留天子之使。何難敢于僭天子之頌。

春秋自僖以前惟閔二年書禘者一乃吉禘而非大禘亦
歷文所爲至僖八年遂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春秋大書以著僭禮之始若
頌必待請而後作則郊禘亦豈請而後僭乎文公以其父
始僭大禮故公然躋祀而不疑尙何請命王朝之有其證
七也成王賜魯郊禘謂許魯立文王廟爲姬姓之宗國故
以文王配祈穀之郊其禘亦止施之于文王至後人乃非
僭圜丘配稷之郊並以禘禮施于羣廟皆自僖公始非成
王所賜伯禽所受別詳荅問故自伯禽至魯惠公凡二十
二世始請郊廟桓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已賜魯祭盡用

王禮惠公何必請命桓王亦安用止之故春秋自隱桓莊以下並無卜郊卜禘有事于太廟之文而僖八年後遂累書之閼宮三章首述分封但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言賜祭下乃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言徧禘羣廟郊祀后稷皆始僖公夫子存之于詩正與春秋書僭誼相表裏古人自敘多在末篇故以閼宮殿諸頌明矣斯述作之由自毛詩釋爲作廟續序又傳會爲行父請命史克追頌僖公以揜其誣祖無王之罪晦夫子刪述之誼後人求之于詩旣不合樂章之體又不見追美之詞于是有謂魯頌本先世之風駟駟三篇爲頌伯禽者有謂泮水美孝

公之詩者。又有謂閼宮詩有錯簡。公車十乘至則莫我敢承。當在土田附庸之下。爲頌周公魯公事者。

詩考引吳氏

豈非

追頌僖公之說。不概人心。不合詩誼。是以曲說橫生。惟知奚斯之諛頌。生前之僭妄。則流丸止于甌。與乎其證八也。行父史克之說。惟見毛序。別無經傳之旁證。若謂奚斯作頌者。不但韓說。魯詩亦然。揚子法言云。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班固兩都賦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序。奚斯頌魯。歌其路寢。鮑昭河清頌。藻彼歌頌。則奚斯吉甫之徒。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費汎碑。感奚斯之義。旌

勒厥美太尉楊震碑。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度尙

碑。于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奚斯正考父沛相楊統

碑。庶考斯之頌儀。謂考父奚斯大尉劉寬碑。故吏等感殷魯述

德之頌。考父奚斯以臣頌君故以比故吏曹全碑。慕奚斯考父之美。張遷

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並祖魯韓古義。曾無一及于作廟

若果行父史克遺文。正符故君追頌之義。何得無人徵引。

近世武進莊氏曲阜孔氏金壇段氏偃師武氏皆嘗據韓

疑毛而誼終未著。吾故暴而白之。俾知古誼之不可淺遇

而可深逢有如斯者。

商頌魯韓發微

嘗讀尚書怪伊訓說命之古文反易于殷盤周誥之今文及讀朱吳梅間諸公之論說始知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

今也嘗怪小雅文王之出車采芣何壹似宣王六月采芣

之詩及考三家遺說始知南仲諸篇果宣王變雅也抑嘗

讀三頌之詩竊怪周頌皆止一章章六七句其詞噩噩爾

而商頌則長發七章殷武六章且皆數十句其詞灝灝爾

何其文家之質質家之文及攷後漢書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父詠殷

揚雄法言正考父當睢尹吉甫矣公史記宋世家之遺說

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

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薛君章句云美

襄公而後知商頌與魯頌一例宋襄與魯僖同科猶書之

柴誓秦誓也曰外此有徵乎曰有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

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鄭注云商宋詩也疏謂據下

文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人識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

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案樂記此節鄭注所正錯簡二條尚有未盡當云商者三

代之遺聲也商人識之齊者五帝之遺聲也齊人識之蓋商頌在宋韶樂在齊故也莊子云曾子曳履而歌商頌聲

謂天地殆師乙所左氏春秋哀二十四年蠻夏曰周公武

公取于薛孝惠取于商自桓以下取于齊杜注商宋也國

語吳夫差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韋昭注商宋也又哀九

年左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王引之曰子當作予

通作與敵也。逸周書王會解堂下三左。商公夏公立焉。莊言不利敵宋。子韓非子均有商太宰。與孔子莊子同時。皆謂宋爲商之證。蓋魯定公名宋。故魯人諱宋稱商。夫子錄詩。據魯大師之本。猶衛之稱邶鄘。晉之稱唐。皆仍其舊。證一國語正考父校商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蓋考父生宋中葉。禮樂散缺。頌雖補作。難協樂章。故必從周太師審校音節。使合頌聲。乃敢施用。至衛宏續毛詩序。乃言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夫校者校其所本有。得者得其所本無。改校爲得。傳會昭然。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旣云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而又以那爲美襄公者。正猶秦

風車鄰駟鐵伏虔謂皆襄公追錄其先世之詩而毛序以爲美秦襄公同一義例證二或謂左氏稱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史記稱其爲襄公大夫宋世家戴襄相距百有十六年宣襄相距亦七十九年戴公三十四年武公十八年宣公十九年穆公九年殤公十年莊公十九年潛公十一年桓公三十年卒子襄公立且考父生孔父嘉于殤公時死華督之難明爲嗣父執政則考父必先卒于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八君不知世家諸國年數淆譌而穆公七年當魯隱元年始入春秋其前此載武宣三世之年尤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傳政于子而襄公世尙存乎孔父豔妻行路死甫壯年考甫

何僕循牆中年勇退安知懸
市之後不更有數十年耶
商之老彭伊陟周之君奭老

聃子夏漢之張蒼伏生竇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恭則
益壽銘鼎可徵而那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睟然三
命滋益恭之情文證三薛氏鐘鼎欵識載正考父鼎銘云
惟四月初吉正考父作文王寶尊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
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子曰文丁此器當成于作頌
之時稱文丁爲文王猶稱武湯爲武王也考父大夫止得
祀其家庶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以享先王乎則知
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證四商頌果
作于商代如箋說那之祀成湯者爲太甲

箋云湯孫
太甲也烈祖

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大戊子仲丁元鳥之祀高宗者謂祖庚。

箋云高宗崩三年喪禘于其廟而後合祭于契廟歌是詩則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于

文武何以遽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則

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再則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豈非

易世之後人往風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

五。那序祀成湯而傳以烈祖為湯有功利之祖湯孫謂湯為人之孫子則是湯祀其先祖非祀湯之詩矣豈不與

序相戾且與殷武篇湯孫之緒相戾乎箋謂嘉客顧念我扶助之亦非頌體豈有清廟之中舍先王而專祈嘉客者

乎宋時嘉客謂附庸小國左傳隱元年疏引世本宋之同姓有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目夷蕭又殷本紀贊曰其後

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又地元鳥里志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皆當助祭于宋者也

詩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此正猶魯

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謂先代之後尙備車

服禮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卽武丁龍旂

謂助祭諸侯之迂說乎證六

上公交龍爲旂六月諫吉甫出征元戎十乘以爲上公之

制司馬法每乘三十人十乘則虎賁三百人也是龍旂十乘明爲上公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箋乃謂助祭之諸侯孔疏乃云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耳未必同時至也如其說則諸侯來朝每國止一乘

乎長發疏云商人禘嚳而郊冥此詩若郊天當以冥配而

不言冥者馬昭謂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

于先王故其詩惟詠契德宋無園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

且欲別之于夏禘故云大禘也馬昭學出鄭門此實本樂

記鄭注以商爲宋詩之說孔疏反斥其虛妄謂是商世之

頌非宋人之詩。豈知鄭之詩學。不專用毛乎。證七殷武詩。三章箋云。時楚不脩諸侯之職。四章箋云。時楚僭號王位。此亦鄭君闇用韓詩。以三章四章爲春秋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伐楚之事故。箋以歲時來辟。責包茅不貢之文。不僭不濫。責僭號稱王之義。與魯頌荆舒是懲。皆修召陵攘楚之伐。同時同事同詞。故宋襄作頌以美其父。宋桓公二十四從戰召陵。逾六年卒。至襄公戰法。楚入春秋。歷隱桓莊閔止。稱之敗。齊桓已沒在此詩後矣。楚入春秋。歷隱桓莊閔止。稱荆至僖二年。始稱楚。安得高宗卽有伐楚之名。孔疏亦窮于詞。故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審楚君何人。證八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于寶易注云。

鬼方北方國。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卽詩之氏羌。賈捐之傳。武丁地西不過氏羌。後漢西羌傳曰。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章懷注引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季歷伐西落鬼戎。文選趙充國贊。鬼方賓服。注引世本。注鬼方卽漢之先零戎。在涼州。蓋鬼之爲言歸也。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所成就。故以西方爲鬼方。是高宗所伐者西戎。非南蠻明矣。歷攷傳記。從無殷高宗伐荆楚之文。亦從無以荆楚爲鬼方之說。

或引大戴禮及楚世家。陸終取于鬼方氏。生于六人。曰季連。芊姓。爲荆楚。卽鬼

方之證不知陸終以南侯而取于西戎猶周取狄后魯娶吳孟子豈得謂周卽北狄魯卽南夷哉紂脯鬼侯史記作九侯而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君是鬼方者高宗所伐王其終撫諸正謂文王懷昆夷之事

荆楚者宋桓襄父子所伐蓋商初難服者莫如西戎故詩以昔有成湯自彼氏羌爲言而匡衡疏亦以成湯之服氏

羌爲懷鬼方以史證詩虛實立見證九

大雅厲王詩內曩于中國覃及鬼方

卽西光傳厲王時征犬戎之事皆指西夷至唐書高祖紀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此本干寶鬼方北方國之說蓋西北二夷互相統屬要之非東南夷也文選東京賦注引韓詩曰宋

襄公去奢卽儉正指殷武末章乃箋謂高宗之前王有廢

政教不脩寢廟故高宗復成湯之道新其路寢攷武丁距

般庚僅再世

小辛小乙

般庚遷殷必立寢廟豈十餘年遽至廢

壞蓋宋襄圖伯中興新其父廟並頌其父之武功與魯僖
闕宮同時創造故陟景山之松柏詠斲虔于旅楹與魯頌
徂徠路寢若同一詞視周頌邈若皇墳曾殷人有此浮藻
乎證十後漢書祭祀志注載東平王蒼引詩傳曰大樂必
易故周頌以一章成篇此所引蓋魯韓詩傳而駟疏亦云魯雖僭頌
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又關雎疏云風雅之篇
無一章者頌以告神不必殷勤故不重章高宗一人而元
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武丁之德下踰于魯僖上不及
成湯明成功有大小斯篇詠有優劣乎是漢唐諸儒已疑
三頌之高下皆軒周而輕商故法言云正考父嘗晞尹吉

甫明其晞雅而不敢晞頌也。公子奚斯晞正考父明其晞商頌而不敢晞周頌也。證十一左氏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頌曰美哉盛德之所同也。杜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若非皆周世所作何以季札觀周樂統之周頌中乎。證十二路史後紀注引鄭元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閒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云云此又鄭君初年用韓詩釋殷武爲宋詩之明文證十三然此猶未及其刪述之大義也。孔子自衛反魯正禮樂脩春秋據魯新周故殷句運之三代見孔子世家是以

列魯于頌。示東周可爲之志焉。次商于魯。示黜杞存宋之微權焉。合魯商于周。見三統循環之義焉。故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又曰。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聖人之情。見乎辭。微董生太史公書。其孰明之。

詩古微上編之六